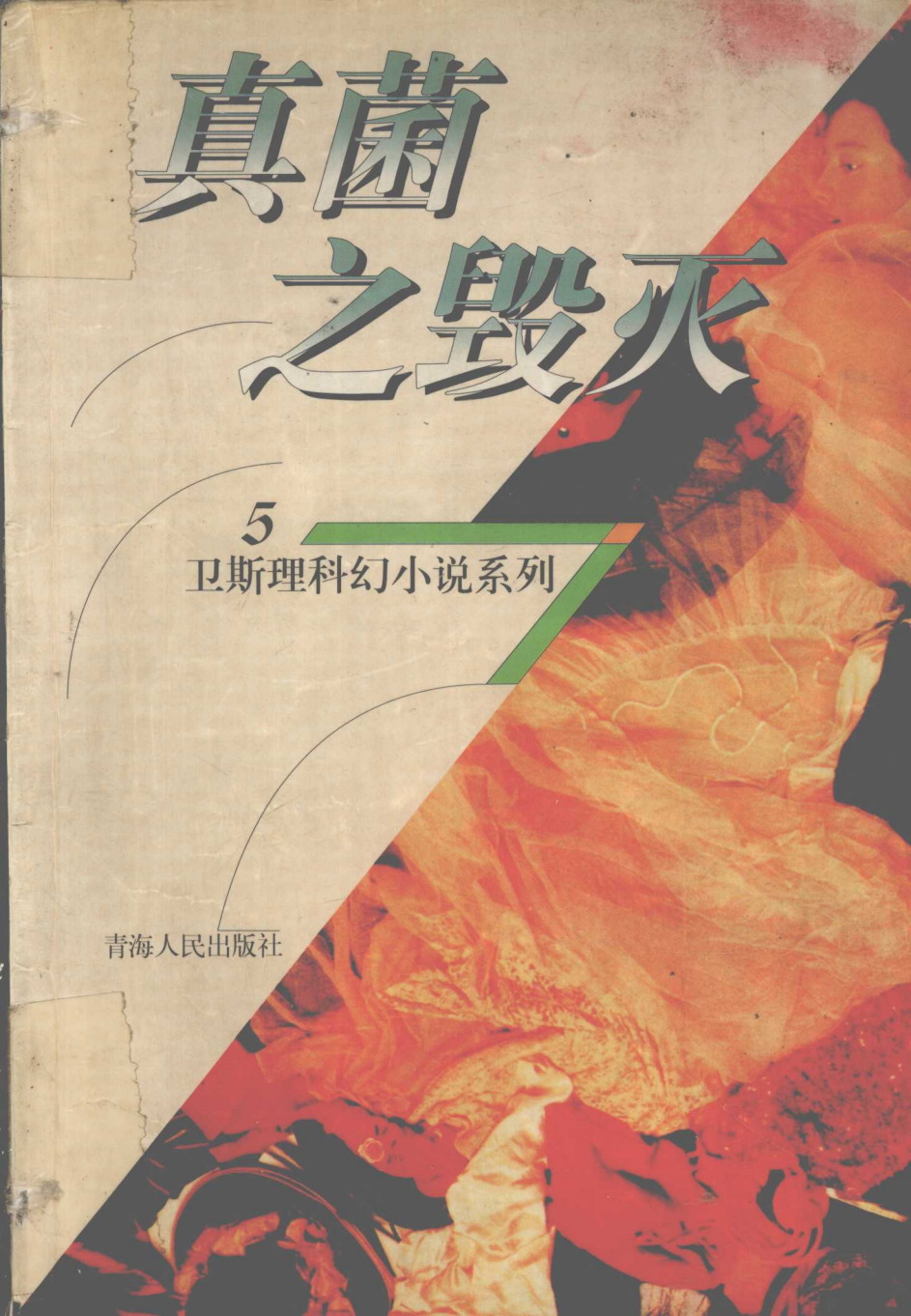


真菌 之毁灭

5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真菌 之毁灭

巴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5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⑤

出版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(全 73 册)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序 言

校删订正完《妖火》的续集之后,相当感慨,在不少处,加了按注,说明当时属于幻想中的情形,已成了目前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遍的现象。

冬虫夏草,真菌繁殖的设想,是第一篇科幻小说的题材,因此自己一直十分喜爱这个设想,读者诸君如有兴趣,不妨弄一支“虫草”来仔细观察一下——模样殊不可爱,但确然能引起人的幻想力的。

卫斯理

一九八六、八、十三

第十二部：毁灭全世界的力量

来到了门口，我才停了一停，道：“我可能要回去，你有什么话，要和你父亲、姊姊说的？”

张小龙身子，又震了一震，这才抬起头来，道：“他们怎么样了？”

我真想趁这机会，不顾一切，将我的身份，我心中所想的，全都和他一股脑儿，讲个清楚。

但是，我却知道这样做了之后，反而会对我、对张小龙不利。

所以，我竭力使我的声音显得冷酷，道：“他们怎样，那要靠你来决定了。”我的话中，微有威胁之意，那当然不是我的真心，而是为了满足偷窥者而已。

张小龙自我进来之后，一直呆在那张椅子上不动，可是，我那句话才一出口，他突然之间，站了起来，抓起一只杯子，向我掷了过来。

我身子一闪，那只杯子，“乒”地一声响，在墙壁上撞得粉碎。

他戳指向我大骂，道：“出去，滚出去，你们这群老鼠，不是人，是老鼠！”

他骂到这里，面色发青，口唇发白，显见他的心中，怒到了极点，在喘了几口气之后，又“砰”地一拳，击在桌上，道：“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要将你们，都变成真正的老鼠！”

他目射怒火地望着我。我问心无愧，自然不曾感到难

堪，我只是迅速地退了出去。当我来到了实验室的门口之时，那门自动地打了开来。

我退出了门外，门自动地关上，我听得汉克的声音，在我背后响起，道：“你的工作做得不好。”我耸了耸肩，道：“你不能要求一天造罗马的。”

汉克的面色，十分冷峻，道：“有一位重要的人物，要召见你。”

我心中一凛，道：“是最高领袖？”

汉克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你别梦想见到最高首领了，他是不会见你的，要见你的，是他四个私人秘书之一，地位也够高的了。”

这一问，实是令得汉克，感到了十二万分的狼狈。如果他不是高傲成性的人，他可以十分简单地回答：“是的，他地位在我之上。”

可是，汉克的地位不高，却又偏不愿意有人的地位比他高，他高傲的性格，令得他不肯承认地位比人低的这一事实。

但是，他却又不敢胡说，因为在这里说错了一句话的后果，连我都可以料想得到了，汉克当然不会不明白的。他面色呆了片刻，才含糊地答应了一声。我知道我这一问，更可以刺激他向高位爬上去的野心，这是我下的伏笔，可能一点作用也没有，但也有可能，起意想不到的作用！我心中暗暗高兴，跟着汉克，走进了升降机。

没有多久，我们又站在一扇钢门之前，门内响起一个十分娇柔的声音，道：“进来”。

汉克推门进去，只见门口，放着一张桌子，在桌子后面，坐着一位女子，竟是美丽的日本小姐，她向我们笑了一笑，道：“甘木先生在等你们。”

汉克板着脸，像是要维持他的尊严一样。

我们又进了另一扇门，那是一个很大的会客室，在我进去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张单人沙发上，坐着一个人。那人的脸面，我看不清楚，但是我却看到他在阅读一份“朝日新闻”。

我向那份“朝日新闻”的日子，看了一眼，心中不禁暗暗吃惊，因为这日子，和我日历表上的日子吻合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虽然在海底，却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当天的报纸！

我们进了会客室，那人放下了报纸来，向我们作了一个官样文章似的微笑。

我向那人望了一眼，心中又不禁吃惊。

那是一个日本人。而且，他的装束、神情，都显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本军人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军人）。同时，从他的神情中，我还可以肯定，他过去在日本军队中，有着极高的地位。我甚至感到十分面熟，像是曾看到过他的照片一样。

他向汉克摇了摇手，汉克连忙躬身退了出去。

然后，他以英语向我道：“请坐。”我坐了下来，道：“你祖国有什么特别的新闻？”他似笑而非笑地道：“没有什么，无聊的政客，发表着无聊的演说，没有人检讨失败的原因，天皇成了平民！”

我倒未曾想到一句话，会引起他那么多的牢骚，他一定是属于不甘愿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那种最顽

固的军人了。

他顿了一顿，道：“我叫甘木。”我立即道：“我相信这一定不是你真正的名字。”甘木吃了一惊，神态也不像刚才那么倨傲了，他身子向前俯了一俯，道：“你认识我么？”

我其实并不认识他，而且，我感到他脸熟，也只是因为他面上的那种典型的日本军人的神情而已。

但是我却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知道你的时候，你正统率着几万人的大军。”

我的这句话，实在说得滑头之极。因为我既然肯定他在军队中的地位颇高，当然可能统率过几万人的。他听了之后，将身子靠在沙发背上，道：“那时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我笑了一笑，道：“游击队。”

在日寇占领下的任何地方，都有游击队的，我讲的仍是滑头语。

甘木道：“马来亚森林中的滋味不好受啊，是不是？”这是他自己透露出来的了。我知道他会在马来亚服过役了。如果我能出动的话，要侦知他的身份，那是十分方便的一件事。我只要查阅日本马来亚派遣军的将官名单，对照他的相片，便可以知道他是谁了。

当时，我只是笑了一笑，而在那时，门开处，又有一个日本人走了进来。我向那人一看之际，心中才真正地感到了吃惊。

因为那个日本人，我是绝对可以叫得出他的名字来的！当然，此际我仍不便写出他的名字来。

但是，那日本人却是一个世界知名的新闻人物，他过去

是一个政客，常在外国活动，而最近，他的“失踪”，曾使得世界各地的报纸，列为重要的新闻，有的消息，甚至说他在印度支那的丛林中死了，却想不到他会在这里出现！

（1986年加按：这个日本人神秘失踪，直至今日仍然成谜。）

他走了进来之后，向甘木点了点头，在我的斜对面，坐了下来。

甘木又欠了欠身子，道：“卫先生，当你见到他的时候——甘木伸手向那后进来的人指了指，说道：“你应该知道，你要离开这里的可能性，已经是很少的了！”我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得太多了。”他们两人，满意地笑了笑。甘木一伸手，接连按了几个掣钮，嵌在墙上的三台电视机，同时发出了闪光，不一会儿，三台电视机的荧光屏上，出现了不同角度摄取的同一间房的情形。我望了过去，那正是张小龙的房间。

张小龙正在焦急地踱来踱去，面上现出十分愤怒的神色。我们甚至于可以听到他的呼吸声。甘木和那著名的日本人，一齐向那三台电视机看了一会，又将电视机关掉。

甘木道：“卫先生，你的工作做得不好。”

我立即道：“我没有法子做得好的，你们不肯给我了解张小龙的机会，而且，我还根本不知道，你们要我劝服张小龙，是要张小龙为你们做些什么？”

甘木冷冷地道：“那你不需要知道。”

我道：“那就怪不得我了，你们又要瞒住我，又要我工作做得好，那怎么有可能？”甘木面色一沉，道：“我要提醒你，

这里的一切，全是以最严格的军事行动来控制的。你既然到了这里，也必须服从这里的一切，不能完成指派给你的工作，你会有什么结果，你自己是应该知道的，是不是？”

老实说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当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他们才好。

我曾和国际知名的盗匪、庞大的贼党，进行过你死我活斗争。但是，如今我面对的，却是这样一个掌握着尖端科学的野心集团。它的成员，绝不是盗匪，如果撤除了他们的野心不说，这些人，可能都是第一流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、组织家和间谍。

在他们面前，我感到我一个人实是无能为力！

呆了半晌，我才道：“那算什么，我已经是你们间的一分子了么？”

甘木笑了笑，道：“有时候，幸运的到来，是意想不到的。如果你能够完成交给你的任务的话，你可以负一个相当重大的责任。”

甘木道：“以你过去的记录来看，我们可以向最高当局，保荐你为远东的警察力量的首长。”我听了之后，不禁啼笑皆非，半带着讥讽地道：“世界政权，已经得到了么？”

甘木冷冷地道：“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。”

这是一群狂人，但是当狂人已有了发狂的条件之际，那却也是一件可怕之极的事情。甘木又道：“我特批准，让你看一些东西。”

甘木伸手按了几个按钮，正中那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，突然出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丛林，我根本认不出那是什么

地方来，不一会，我便看到，在那丛林之中，有着一排一排，许多火箭。

在那些火箭上，都有着一个奇特的标志，却不同于美国或苏联火箭上的标志。甘木道：“这是我们武装力量的一部分。”

我道：“那是在什么地方？”

出乎意想之外，甘木竟立即回答我道：“巴西。但是发命令的地方，却在这里。这些是定向火箭，定向火箭的飞行方向，是根据地球磁角方向，永恒不变的。这些火箭，有的指向华盛顿，有的指向莫斯科，一声令下，几分钟内，所有的大城市，便化为灰烬了。”

我不知道甘木所说的是不是有夸大之处。但是我却记起了件事实，若干年前，有两个十分优秀的火箭弹道学家，一个被人谋杀，一个神秘失踪，这件事并没有弄清楚。

而那两个科学家，他们曾经提出过，以地球固定的磁角方向，来制造专门对付某一地点的火箭，一旦发生战事，只要照地名来按钮，火箭便飞向永恒不变的方向。

我不知道在地面上，其他的国家是不是也已有了这样的火箭。但我知道，甘木的话，至少不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。

我默然不出声，甘木面有得色。

不一会儿，电视画面上，又起了变化，林立的火箭消失了，我看到了一块平地，像是一个飞机场，而在那块平地之上，则停着许多圆形的东西。那些东西，因为我是在电视机面上看到的，而附近又没有其他的東西，所以，我无法判它

们的大小。

只是它们的形状，十分像是世上所盛传的飞碟。

我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飞碟？”

甘木突然怪声大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卫先生，至少你比任何地面上的人都先进，你明白了他们一直吵嚷着，所不明白的事情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甘木先生，你的意思是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，各地所出现的飞碟，全是——”我才讲到此处，甘木又狂笑起来，接下去道：“不错，全是我们的杰作。”

我心中的吃惊，又到了一个新的程度。

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来历不明，去向不明的“飞碟”，曾经使得几个大国的国防部伤透脑筋，也是人人皆知的新闻。

可是“飞碟”之为何物，究竟从何而来，有什么作用，却一直没有人知道。我相信，如果我侥幸能够离开海底，回到地面去的话，那么，这世上，怕只有我一个人，可以肯定地说出飞碟的来龙去脉了。

（1986年加按：这自然是对飞碟的假设，但二十多年前，飞碟是谜，现在仍然是谜，人类进步，有些地方，也慢得可以。）

我又呆了半晌，道：“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”

甘木将背部舒服地倚在沙发背上，道：“很简单，那就是我们的飞机。但是它的性能，是地面上的飞机设计师所不敢梦想的。”

甘木讲到此处，点着了一支烟，吸了几口，又道：“例如，不久之前，美国人有了 U—15 型的飞机，可以飞到脱离地心吸力的高度。但是我们的飞碟，早在七八年前，便已可以做到这一点了。”

我专注看电视画面只是一只一只的飞碟，密密排排，一个眼花，像是一大张蚕卵一样，不计其数。我心中奇怪，虽然甘木表示看不起地面上的国家，但是，在地面上要辟出那么大的一个停驻飞碟之所，而不为各国所侦知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
我指了指，道：“那又在什么地方？”

甘木“哈哈”笑道：“那是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，世界上任何地图——除了我们的——都没有这个岛。”我不服气道：“难道不会被人发现么？”甘木道：“巧妙的伪装，使得地面上落后的科学，难以发现。”

我不再说什么，甘木“啪”地一声，关掉了电视机，道：“就是刚才你看到的那些世所未有的武器，也使你相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道征服世界了？”

我几乎是立即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！”

甘木面色一沉，“嗯”地一声，我立即道：“如果你们已有力量征服世界的话，你们早已发动征服世界的举动了，而你们如今，还未发动这样的战争，可知你们，还未曾有这个力量。”

我一面说，甘木的神色，一直在转变。等到我说完，他的面色，难看之极。而那个日本政客，则站了起来，在我肩头上拍了拍，道：“你分析得不错。”

那个日本政客的名气十分响亮，也有人捧之为“学者”的。但是我对之却不会有好感。我厌恶地让开了身子，道：“请你不要碰我！”

他干笑了几声，并不以为然，道：“起先，我也和你一样，不认为这里的力量可以征服全世界，但是甘木将——”

甘木纠正他，道：“现在，我不是军人。”

那政客微笑了一下，道：“甘木先生改变了我的看法。”我冷冷地道：“那是你的事情。”

甘木站了起来，走动了几步，道：“我愿意再进一步告诉你，我们有足够的力量，去毁灭全世界——”我立即道：“关于这一点，我并不怀疑，你们可以毁灭全人类，你们也可以统治一个大废墟，但是你们，决不能征服全人类，历史上有多少狂人，想征服全人类，结果都倒下去了！”

甘木面色铁青，道：“但我们可以改写历史。”

我望了他好一会儿，才道：“你如果有兴趣写历史，你大可以关起门来写，又何必和我来说上那么多的废话呢？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也站了起来。

甘木面上的怒容，已到了极点，他像一头恶犬一样，蹬蹬地冲到了我的面前，两眼闪着异光望着我，像是要将我吞了下去一样。

我则若无其事地望着他。

因为我知道，他们将我弄到这里来，是有目的的，在目的未曾达到之前，他们绝不会使我受到损伤的，所以我绝不怕得罪甘木。

甘木挥舞着拳头，像是想向我身上击来，我冷冷地道：

“甘木先生，如果你想动手的话，那么我可以保证，在一分钟之后，你将像一只死虾！”

甘木喉间“咕咕”有声，他后退了一步，抓起了一只电话的听筒，看他的情形，像是准备吩咐什么人来对付我一样。

但是，就在他拿起那个电话筒之际，旁边的一只电话，却响了起来。我看到甘木面上神色，微微一变，连忙放下了原来取在手中的听筒，取起了那只来，听筒中“嗡嗡”作响，可以听得出是一个人在不断地讲着话，但是却听不到在讲些什么。

本来，我有一具十分精巧的偷听器，可以利用来听对方的讲话的，但因为我被莎芭绑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根本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，所以一些有用的小器械，也根本未曾带在身上。

我只看到甘木的态度，十分恭谨。

从这一点上，看得出打电话来的，乃是地位比甘木更高的人。我心中不禁怦然而动，因为据汉克说，甘木在这里，地位已经极高，乃是最高领袖的四个私人秘书之中的一个。

那么，能令得他满口道是，而且又态度如此恭谨的那个人，一定是这里的最高首脑了！

我心中一面想，一面在想着用什么法子，可以和这个最高领袖接触。甘木在说了一连串的“是”字之后，已放下了电话。

他扬起头来，面上的神色，十分尴尬，道：“请跟我来。”
我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甘木冷冷地道：“我不以为你在这里，还有自由选择去

处的可能！”

我耸了耸肩道：“走吧！”

我和甘木，走出了会客室，那政客却还留着不走。我们出了会客室，那美丽的日本女郎立即从她的座位上站了起来，为我们开门。

那日本女郎的一举一动，完全表现出她曾经过严格的仪态训练。我猜想她原来的职业，大概是空中小姐，在这里的人为了抢劫什么人而制造的空中失事事件中，她也来到这里，自然也不得不在这里居住下来了。

我出了门口，回过头来，向她一笑，道：“你好，要不要我告诉你的家人，你并没有在飞机失事中死去？”我这样说，原是想证明我的猜想是不是正确而发的。

只见那日本女郎美丽的脸庞，突然成了灰白色，修长的身子，也摇摇欲坠。

我知道我的猜想不错，同时也感到，我的玩笑有点太残忍了。

我又没有法子去安慰她，只得匆匆地跟在甘木的后面，走了出去。

来到了升降机的门前，等了片刻，升降机到了，有两个人从电梯中走了出来，一见甘木，便立即站住了身子，等在一旁。

甘木只是向他们点了点头，便跨进了升降机。那两个人的襟前，都扣着紫色的襟章——和指挥汉克的那中年人一样。

由此可知，甘木在这里的地位，的确是非常之高，而且，

我也已经料到，如今，他可能是带我去见比他地位更高的人——这个野心集团的首脑！

果然，升降机在“11楼”停了下来。我和甘木一齐走出，来到了那“死光灯”的面前。我曾经见过的中年人，则出现在死光灯的那一面，这一次，他手握着一柄奇形怪状的武器。

那种武器，看来有点像枪，但是我却可以肯定，自这种枪射出来的，一定不会是子弹，而是其他我所不知的致命东西。

那中年人以这柄枪对准了我们的身后，事实上，我们的身后，并没有人。

当时，我不明白他那么做，是什么意思。但是我立即知道，他为了要放我进去，必须将“死炮灯”熄掉极其短暂时间。

而在那短暂的时间中，如果另有他人，想趁隙冲了进来的话，那么他便可以以手中的武器应付了！

从这一点来看，这里防卫的严密，也真的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！

死光灯熄灭了，我明知在通过之际，绝不会有危害，但是在那十分之一秒时间中，心头仍不免泛起了十分恐怖的感觉来。

我一经过死光灯，那强烈的光芒，便立即恢复，甘木并没有进来，当我走出几步时，回头看去，他已经向后，退了回去。

这更令得我吃惊，因为甘木的职位，乃是首领的私人秘书。但是看情形，他和首领，却也不能随便会面。那中年人